

唐诗鼓吹评注

〔清〕钱牧斋

何义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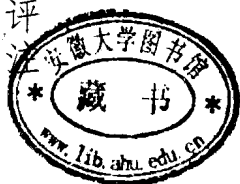
评注

韩成武

贺严

孙微

点校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杨金花
韩 宁
封面设计 张志伟
责任印制 闻 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鼓吹评注 / (清) 钱牧斋, (清) 何义门评注;
韩成武, 贺严, 孙微点校. -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
2000.7

ISBN 7-81028-661-7

I. 唐… II. ①钱…②何…③韩…④贺…⑤孙…
III. ①唐诗-注释②唐诗-文学评论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1407 号

出版:河北大学出版社(保定合作路1号)	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制:河北新华印刷一厂	规格:1/32(850mm×1168mm)
印张:18.875	字数:474千字
版次:2000年7月第1版	印数:1~3000册
	版次:2000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7.00 元

说 明

唐诗,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而产生的一个奇迹,千百年来,受到不同时期、不同阶层人士的喜爱,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但是,唐代诗人辈出,仅《全唐诗》所录就达二千多人;唐诗更是浩如烟海,现存近五万首,这就给阅读唐诗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,使一般读者产生望洋兴叹之感。好在自唐代始,各种唐诗选本就开始大量涌现,据不完全统计,现存的唐诗选本就有五百多种。这些唐诗选本为传播、普及唐诗发挥了重要作用,一部《唐诗三百首》几乎成为家喻户晓、童叟皆知的读物。

唐诗选本在《四库全书》中归入总集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谈到总集类别时说:“一则删汰繁芜,使莠稗咸除,菁华毕出。”从总体来看,四库馆臣的总结是有道理的,但若细加辨析,又远非那么简单。唐诗选本的兴起,有多种原因,唐诗选本的类别也因之而异。其一,选诗,是为了标宗明派,用选诗来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,此类选本在明清比较突出,如钟惺、谭元春《唐诗归》完全是出于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意趣,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贯彻了神韵派隽永超诣的主张。其二,选诗虽无明确目的,但因审美趣味使然,选诗体现出了个人的审美爱好。如唐芮挺章编选的《国秀集》,选诗多温婉流丽,唐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崇尚风骨,都属此类。其三,选诗主要是为了普及,或属童蒙读物之类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。这些唐诗选本,无论编选目的如何,类别有何不同,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,它

们都属于不同时期与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;而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,它们都为唐诗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不仅为广大读者所重视,也应引起治文学史者的重视。

建国以后,有些旧的唐诗选本经过整理重新出版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唐诗别裁》、《唐诗品汇》、《唐宋诗醇》、《唐诗评选》等。但众多的唐诗选本还尘埋于图书馆的书库中,难以和读者见面。有些选本,即使是研究唐诗的学者也难觅芳踪。这就如同金埋沙石、珠藏川渚,应用的价值未能得到发挥。更何况有些选本或孤存、或罕见、或虫蠹风蚀,亟须抢救。所以整理和出版唐诗选本,当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这套历代唐诗选本丛书的出版目的,即在于斯。但是,限于编选者的条件,对现存的唐诗选本尚不能进行全面清理,所以也只能仅就我们可见并认为尚有价值的选本进行整理出版,这就难免多有遗珍之憾。好在来日方长,一部一部做下来,积之有日,或小有成绩。

为方便读者阅读,本丛书统一体例如下:

- 一、选本的诗歌正文,用《全唐诗》对校,遇有异文,出以校记。
- 二、注文、评语,无论夹注、夹评与眉批,一律移至诗后,以序号标明注文所在,评语置于注文后面。
- 三、用标点符号标点诗的正文、注文和评语。注文、评语中的脱衍讹误之字,参照其他版本给以改正。
- 四、采用规范化简体字排印,为避免歧义,酌用个别繁体、异体字。

詹福瑞

1999年11月6日

前 言

《唐诗鼓吹》是一部特色鲜明、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。说它特色鲜明,是因为它只选唐人七律,且以中晚唐作品为主;说它影响较大,是它自问世之后,出现了不少注释本、解评本,如元代郝天挺《注唐诗鼓吹》,明代廖文炳《唐诗鼓吹注解大全》,清代钱朝鼎、王俊臣、王清臣、陆貽典《唐诗鼓吹笺注》,钱谦益、何义门《唐诗鼓吹评注》,朱三锡《东岩草堂评定唐诗鼓吹》,以及民国时期吴汝纶《评点唐诗鼓吹》等,可谓世代绵联不绝。而且,这种按诗体选编诗歌的做法,对后世影响亦大,元代方回选编《瀛奎律髓》,所选者均为唐宋五律、七律,而清代金圣叹选编的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》,从选诗体式到作者取舍、选篇轻重以及选篇总数,无不显示出参从《唐诗鼓吹》的痕迹。

《唐诗鼓吹》共10卷,选唐诗人96家、作品597首。对中晚唐诗人许浑、薛逢、陆龟蒙、皮日休、杜牧、李商隐、谭用之等七律作品选录为多。所选作品多为伤时感怀之作,较准确地反映了部分中晚唐诗人的创作面貌。安史之乱以后,唐王朝政治、经济形势每况愈下,外族入侵,藩镇猖獗,权臣当道,民不聊生。唐诗的青春浪漫岁月已成过去,感伤现实开始成为诗坛的基本精神。由杜甫开创的用七律反映社会民生苦难现实的做法,已被许多中晚唐诗人所继承。该书的编者将一些忧时情怀较为浓烈的七律作品收入选本,如许浑《咸阳城西门晚眺》所写“溪云初起日沉阁,山雨欲来风满楼。”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国势作出艺术概括;薛能《汉南春望》所

写“几处松筠烧后死，谁家桃李乱中开？”对战乱中的田园荒废景象作了痛心的描绘；李商隐《马嵬》所写“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”是晚唐人对导致大唐衰落的玄宗皇帝的反思和讽刺；司空图《浙上》所写“愁看地色连空色，静听歌声似哭声。红蓼满村人不在，青山绕槛路难平。”写的是靠近京都的“西北乡关”的景象，读来令人毛骨悚然；韩偓的几首记乱诗如《伤乱》《途中经野塘》《避地寒食》等，写遭逢军阀战乱、流寓他乡之苦，“故国几年犹战斗，异乡终日见旌旗。交亲流落身羸病，谁在谁亡两不知。”笔墨亦十分沉痛；杜牧《洛阳》所写“侯门草满置寒兔，洛浦沙深见塞鸿。”描画出东都洛阳的衰残；刘沧《长洲怀古》写金陵的荒废：“千年事往人何在，半夜月明潮自来。白鸟影从江树没，清猿声入楚云哀。”等等。这些诗篇再现了中晚唐时期的社会面貌，抒发了诗人悲慨凄凉的心曲，具有认识价值。当然，选本还间或收录娱情悦志的篇什，这是唐代诗人生活的丰富性在创作中的反映，选编者照顾到内容上的这个层面，是有益的。

关于《唐诗鼓吹》的选编者为谁，历史上曾有不同说法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该书“不著编辑者名氏。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，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”。赵孟頫在郝天挺《注唐诗鼓吹》序中，极称该本选诗精美，认为“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”。遗山是元好问的号，则赵氏认定此书为元氏所编无疑。赵序又极称郝注之精湛，其所以能如此，是因为“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，尝学于其门，其亲得于指授者，盖不止于诗而已”。这又说明遗山与天挺为师生关系。但也有人对此书的编者持有异议，如沈德潜在《说诗晬语》、罗汝怀在《七律流别集述意》中均对元氏说提出质疑，但缺乏有力的证据。钱谦益在《唐诗鼓吹评注》序文中作了一番思辨，他说：“余谛观此集，探珠搜玉，定出良工哲匠之手。遗山之称诗，主于高华鸿朗，激昂痛快，其指意与此集符合，当是遗山中箱篋衍吟赏记录。好事者重公之名，缮写流传，名从主人，遂以遗

山传也。”钱氏从此书所选作品符合元氏论诗“主于高华鸿朗，激昂痛快”的角度，确定为元氏“巾箱篋衍吟赏记录”，这种推断是科学的。我们还可以从该书选诗重于伤时感怀这一点，为元氏说提供佐证。元好问(1190—1257)生活在金、元交际，在蒙古军的铁蹄之下，饱尝了丧乱之苦，也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，他的诗作忠实地反映了金亡前后的战乱时代，以悲壮深沉的感情唱出了一代人民的亡国之痛。清人赵翼说：“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，少陵十数联外，绝无嗣响，遗山则往往有之。”理由是他的这些律诗“感时触事”，“事关家国”，“沉挚悲凉，自成声调”。(见《瓯北诗话》)元氏律诗“感时触事”，正与中晚唐这些“伤时感怀”的律诗精神相合，可以认为，元氏选编唐人此种律诗，是借他人之酒以浇胸中块垒，寄托自己的伤时之思。其后，清人翁方纲又为元氏说提出有力佐证，在所著《石洲诗话》卷五中说：“曹兑斋《读唐诗鼓吹》云：‘不经诗老遗山手，谁解披沙拣得金？’兑斋与遗山游，而其言如此，则《鼓吹》之选，信是遗山用意处耶？”用与元氏同游者的诗作证，是颇有说服力的。

我们点校的这本《唐诗鼓吹评注》(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八年版)，是清代学者综合前代人的研究成果，在几代人对《唐诗鼓吹》注解的基础上写成的。就现有资料来看，元代郝天挺《注唐诗鼓吹》是最早的注本，郝本只注出典，“虽颇简略”而“尚不涉于穿凿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，但也偶有引典失当之处。其后，明代廖文炳重为补正，增以诠释，疏解诗意，写成《唐诗鼓吹注解大全》。到了清初，钱朝鼎等四人又对廖氏注解进行修正，而保留了郝氏的注释，成书之后，请钱谦益作序。钱氏在序文中说：“里中陆子勅先、王子子澈、子吁，偕余从孙次鼐，服习《鼓吹》，重为较讎，兼正定廖氏注解，刻成而请序于余。”既是“刻成而请序”，则钱谦益于此书之正文未付笔墨之劳，可以断定。但是，这本由钱氏作序的四人注解本未能传至今日(四人另有《唐诗鼓吹笺注》，文字与此书不同)。

钱氏死于1664年,1661年何焯出生,几十年后,何焯对钱氏作序的四人注解本作了眉批,这就是我们所点校的这本《唐诗鼓吹评注》。何以见得眉批的作者是何焯(即何义门)呢?批文中多次引用六朝诗人何逊(字仲言)的诗句,在对杨巨源《寄江州白司马》第三句(湓浦曾闻似衣带)的批文中说:“吾家仲言《日夕望江赠鱼司马》诗‘湓城带湓水,湓水萦如带’第三句用其语。”称何逊为“吾家仲言”,自然是何焯的得意口吻。何焯的眉批并非每首皆有,内容包括注音、校讎、考典、点评等,其中虽不乏独到见解,但也间发迂腐之论。例如,杨巨源《送章孝标》诗“日光金柱出红盆”一句,郝注赞曰:“日出海中,海水尽赤,望日光如金柱捧出红盆耳,此最模写妙处。”何焯则批曰:“‘红盆’二字,毕竟杜撰,开俚俗之门,不足为法。”斥为“杜撰”、“俚俗”,不过是因为前贤未曾使用过这个比喻,但如果用比皆见于前贤作品,则比喻的新巧又从何谈起?再如,对崔涂《过绣岭宫》诗“上皇曾此驻泥金”一句批语道:“‘驻’字不通之至!岂惟瞎一诗之眼,并‘泥金’亦似车矣。”按“泥金”有二义,一是指古代帝王行封禅之礼时所用的玉检、石检,检用金缕缠住,用水银和金屑泥封,称为“泥金”,后因借指封禅。二是借指帝王所乘的涂泥金的銮车。崔涂这首诗是写自己经骊山绣岭宫时的观感,惋惜玄宗骊山行乐不恤国事而招致安史之乱,与封禅无关,郝氏引明皇开元十三年东封泰山事为“泥金”作注,本已失当,何氏因循此注而痛斥“驻泥金”语句不通,这是不知“泥金”尚可借指銮车,他对崔涂的戏谑恰好为自己画了个可笑的花脸。何焯为康熙进士,蓄书数万卷,以校定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最负盛名,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校勘大家。名望越大,自信越强,何氏之失误,亦不足怪。可以推断,《唐诗鼓吹评注》一书,是钱朝鼎等四人在保留郝注、修改廖解的立意下完成的。而对于廖解的修改,也是局部的。所以,我们认为廖解对于解析《唐诗鼓吹》所选作品具有筚路蓝缕之功,不可低估。大凡注诗稍易,解诗为难。而社会读者仅靠简略注文,难

于理解诗意。所以,解诗之功为大。而解诗又难免于一家之见,容易招致非议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就曾指责廖解“横生枝节,庸而至于妄”,其实,若让纪昀等人作解,结果也是如此的。四人评注本的功劳,就在于它局部地修正了廖解的某些偏颇,或者说是为读者提供了某种新的解诗思路,这自然是有益的劳动。

现在来谈谈何焯、钱谦益对《唐诗鼓吹》选篇的议论。由于该书只选七律,且以中晚唐作家作品为主,盛唐作家只选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、张说、崔颢、李颀数人,总共仅有15首,占全书所选篇数的百分之二点五,而且不选杜诗。对此,何焯在目录之页以引文为批语说:“王止仲云:‘元人为诗,独尚七言近体。盖元裕之袞之常袞萃唐人此体,为《鼓吹集》十卷,以教后学。其徒又为之注释,以广其传。其间抡择之不精,去取之无据,其人乖乱,其世混淆。’予每见之,未尝不笑其陋也。”何氏认为,元好问独选七律,是趋于时尚;而说该书选篇不精,对作者去取无据,其所指责的当是轻盛唐而重中晚的选篇原则,兼及不选杜诗。前文已经说到,元好问侧重选中晚唐伤时感怀之作,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故国丧乱之思,何焯对此未能理会,故发斥言。至于不选杜甫七律,应是元好问出于对杜诗的极为尊崇的心理反映。元好问在《杜诗学引》一文中,赞扬杜诗“元气淋漓,随物赋形”,“千变万化,不可名状”,尽得“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”,又如“着盐水中”,浑然天成。在《论诗绝句》中,称美“少陵自有连城璧”。读过元氏七律的人,都会觉得其气韵沉雄颇似杜律,他于杜甫七律借鉴为多。在元氏看来,杜甫七律篇篇皆为金精美玉,是不可为选的。至于何焯批评《唐诗鼓吹》所选作者“其人乖乱”,这倒有些依据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就曾指出:“第八卷中胡宿诗二十三首,今并见文恭集中,实为宋诗误入。”把宋人胡宿误入唐人,这仅是小有失误而已。

与何焯指责选篇轻盛唐而重中晚相反,钱谦益却对这种选篇取向大加赞扬。他在序文中对倡导盛唐诗的严羽、分界四唐诗的

高棅进行猛烈抨击,视之为“邪根缪种”:“此为‘妙悟’,彼为‘二乘’;此为‘正宗’,彼为‘羽翼’。支离割剥,俾唐人之面目蒙罩于千载之上,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。甚矣,诗道之穷也!”而对于元好问,则视之为“使唐人得洗发其面目,而后人得刮磨其障翳”的“先医”。钱氏是一向反对“诗必盛唐”的,在这里是借元好问选诗重中晚唐来发挥他的观点。其实,《唐诗鼓吹》所选作品只是七律,并不兼容各体唐诗。既然独选七律,则不能不考虑这种诗体在有唐一代各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创作情势。五言律诗在初唐即已成熟、定型,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。而七言律诗兴起较晚,其粘对规则在初盛唐时期诗坛上尚未达成共识,在题材内容上亦长时期摆脱不了应制和应酬,而且作品的数量也不多。施子愉先生曾就《全唐诗》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作品加以统计,结果显示:初盛唐的七律仅有 372 首,而中晚唐的七律竟多达 5531 首(见《东方杂志》第 40 卷第 8 号),相当于唐诗总数的十分之一。处于盛唐和中唐之交的杜甫,在推动七律进入繁荣局面上起到巨大的作用,所作七律 151 首(其中 38 首有失粘、拗而未救之病),这个数字相当于初盛唐七律总数的五分之二;而且在题材内容上彻底冲破了应制、应酬的藩篱,使七律能够像其他诗体那样广阔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。宋人王禹偁说:“子美集开新世界”,这个“新世界”,应该包括杜甫的七律所开创的中晚唐七律创作的繁荣局面。七律之盛,既然不在盛唐,而在中晚,那么元好问以中晚唐七律作品为选篇之重点,就是极为自然之举。这不能为钱氏的立论提供什么佐证。

本书采用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八年出版的《唐诗鼓吹评注》为原本点校而成。体例上包括“校记”、“注释”、“解评”、“眉批”四个部分。校勘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《全唐诗》为底本。原本的注释文字皆在行间,为了醒目,一并移到诗后,编排序号,与原处对应。原本诗末有诗意疏解,今作为“解评”放在“注释”之后。原本何焯的“眉批”,今为排印方便,置于篇末。本书采用简体横

排,对原本的繁体字和异体字,进行简化和规范化。对于原本的错字,均加以更正。引文中的错字可识别者亦予更正。这些更正之字必要者均以点校者按语出之。人名(如扬雄、杨雄)可以两存者,书名(如《楚辞》《楚词》)可以两存者,均依其旧。注释者为炫博学,部分注文属于搜剽僻典,与诗意无关,但为保持原本面貌,对其仍予保留。遗憾的是,限于手头图书资料,对其所引用的奇书僻典,了解不全。错误之处,谨请方家指正。

韩成武

1998年12月

《唐诗鼓吹评注》序

《唐诗鼓吹》十卷，相传为元遗山选次。或有舛为假托，以谓遗山集中无一言及此选，而赵序郝注真贋错互，是固不能以无疑。余谛观此集，探珠搜玉，定出良工哲匠之手。遗山之称诗，主于高华鸿朗、激昂痛快，其指意与此集符合，当是遗山巾箱篋衍吟赏记录。好事者重公之名，缮写流传，名从主人，遂以遗山传也。

世之论唐诗者，奉近代一二家为律令，《鼓吹》之集，仅流布燕赵间。内府镂版，用教童竖，若王荆公百家之选，则罕有能举其名者。盖三百年来，诗学之受病深矣！馆阁之教习，家塾之程课，咸禀承严氏之《诗法》、高氏之《品汇》，耳濡目染，镌心剋骨。学士大夫生而堕地，师友熏习，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互于藏识之中，迨其后时，知见日新，学殖日积，洄盘起伏，只足以增长其邪根缪种而已矣。嗟夫！唐人一代之诗，各有神髓，各有气候。今以初、盛、中、晚厘为界分，又从而判断之曰：此为“妙悟”，彼为“二乘”；此为“正宗”，彼为“羽翼”。支离割剥，俾唐人之面目，蒙幂于千载之上，而后人之心眼，沉锢于千载之下。甚矣，诗道之穷也！

荆公、遗山之选，未必足以尽唐诗，然是二公者，生于五、六百年之前，其神识种子皆未受今人之熏变者也。由二公之选推而明之，唐人之神髓、气候历历具在，眼界廓如也，心灵豁如也，使唐人得洗发其面目，而后人得刮磨其障翳，三百年之痼疾几其霍然良已也。则以二公为先医可矣。

里中陆子勅先、王子子澈、子吁，偕余从孙次鼐，服习《鼓吹》，

重为较讎,兼正定廖氏注解,刻成而请序于余。夫鼓吹,角声也。人有少声,入于角则远。四子其将假遗山之《鼓吹》以吹角也,四子之声自此远矣。喜而为之序如此。岁在屠维大渊献,余月二十二日,虞山蒙叟钱谦益书于碧梧红豆村庄。

目 录

说明·····	詹福瑞(1)
前言·····	韩成武(1)
《唐诗鼓吹评注》序·····	(1)

第一卷(56 首)

柳子厚(10 首)

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·····	(3)
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·····	(4)
柳州寄丈人周韶州·····	(5)
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·····	(6)
岭南郊行·····	(6)
柳州峒氓·····	(7)
别舍弟宗一·····	(8)
再授连州至衡阳酬赠别梦得·····	(9)
杨尚书寄郴笔·····	(10)
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·····	(11)

刘禹锡(15 首)

西塞山怀古·····	(12)
汉寿城春望·····	(13)
荆门道怀古·····	(14)
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·····	(15)
松滋渡望峡中·····	(16)

送张源中丞充新罗册立使·····	(17)
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·····	(18)
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中别墅·····	(19)
送浙西李仆射相公赴镇·····	(20)
送蕲州李郎中赴任·····	(20)
赠日本国僧智藏·····	(21)
哭庞京兆·····	(22)
哭吕衡州时余方谪居·····	(23)
东岳张炼师·····	(24)
送李庾先辈赴选·····	(25)

许浑(31首)

凌歊台在太平州当涂县北黄山上宋高祖所筑·····	(27)
途经骊山·····	(28)
咸阳城西门晚眺·····	(28)
送萧处士归缙山别业·····	(29)
金陵怀古·····	(30)
京口闲居寄两都亲友·····	(31)
郊园秋日寄洛中故人·····	(32)
卧病时在京都·····	(32)
登洛阳故城·····	(33)
伤虞将军·····	(34)
竹林寺与德玄别·····	(34)
尝与故宋补阙秋夕游练湖南亭今复登赏怆然有感·····	(35)
登尉陀楼·····	(36)
题崔处士山庄·····	(37)
凌歊台送韦秀才·····	(37)
送南院卢判官罢职归华阴山居·····	(38)
题四皓庙·····	(39)

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·····	(40)
祗命南海至庐陵逢表兄军倅奉使淮海别后却寄·····	(41)
送王总下第归丹阳·····	(41)
怀旧居·····	(42)
与韩郑二秀才同舟东下洛中亲朋送至景云亭下·····	(43)
秋日候扇·····	(44)
霸上逢元九处士东归·····	(45)
经故丁补阙山居·····	(46)
题卫将军庙并序·····	(47)
村舍·····	(48)
李宣自殿院衔命归阙拜外郎·····	(49)
八月十五夜宿鹤林寺玩月·····	(50)
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·····	(50)
晚自朝台津至韦隐居郊园·····	(51)

第二卷(55 首)

薛逢(22 首)

开元后乐·····	(55)
长安夜雨·····	(56)
长安春日·····	(57)
宫词·····	(58)
汉武宫词·····	(59)
送灵州田尚书·····	(60)
猎骑·····	(61)
韦寿博书斋·····	(61)
金城宫·····	(62)
惊秋·····	(63)
潼关河亭·····	(64)
送衢州崔员外·····	(65)